

## 第七章 賞端陽江上同游 弔靈均舟中聯句

自後石生時時過訪梅、柳，二女頻提前事，生復再三安慰。

值天中節，雲影買舟招二子為江上游，石生無聊，欲不去，雲故拉之。舟行未遠，忽閣內有人傾盆，濕舟子衣，舟子喧嚷。松濤推篷看云：「這是那話兒家後窗？」即令停舟，呼云：「潑水的是那一個？」柳絲聞聲，知是松濤，憑窗應云：「是我，你們到那裡去？」松曰：「今日重午，載酒向江乾弔屈大夫，快叫你伴兒來和我們同去。」柳問：「篷裡面什麼人？」松曰：「召我園賞花舊侶。」柳絲轉入招梅。梅云：「我懶去，自家去罷！」柳曰：「還是同去，不要冷落了石三郎。」梅遂同行。生謂松曰：「我輩當以此為戒，怎麼又著這兩個魔鬼？」松笑云：「正復不能爾爾。」

二女入船。雲見梅，驚曰：「你為何瘦得與蓮峰一個樣子？」松曰：「最喜是他兩個越瘦越齊整。」梅曰：「別來一病幾死，幸留殘喘，又得相陪。」松持其臂云：「今日可曾繫長命縷麼？」梅曰：「恨不速委，還盼他長命怎的！」松曰：「你正要『高揭孤標出野塘』，怎說『速委』？」雲向柳曰：「好個『悟來怎忍絮沾泥』！」二女曰：「諸君既悉鄙薄之意，姊妹殘軀全求提拔。」雲曰：「你二人既不甘墮洪崖，船兒到岸也還不晚，只張帆進櫓，我們自不辭一臂之力。」松曰：「只是春日賞花回來，那兩隻夜行船不知那一隻被石將軍先點了一篙兒。」生曰：「僥倖了弓強弩勁，做了個一箭落雙雕。」二女含赧。

眾人一路歡飲，早聞得金鼓喧闐，遂捨舟登岸。三子攜手向前，二女同立一處，見江面上彩幟飄揚，浪花飛舞。中流開畫楫，舟負黃龍；夾岸繞雲鬢，釵攢艾虎。錦標奪處，欣聞天漢槎回；紅扇搖時，影亂江光火燦。玩賞移時，有一婦人打扮得花攢錦簇，甚是癡肥。隨著四五個丫鬟行來，站在梅、柳旁邊。二女讓了幾步，婦人看見二女，暗稱好兩個面龐，又想這打扮不像是尋常人家，不住的定睛熟視。柳絲曰：「你看那婦人只管看我們。」梅曰：「好個大肚子！」柳曰：「一肚風騷。」二人含笑。

生見橫塘上游女如雲，周遭細看，不是脂濃粉厚，便是肉勝腰肥。回顧二女，益私心扼腕。江邊年少紛紛皆以目射二女。梅心不耐，見生回顧，將頭點點。石生走近梅邊，梅云：「站得腿酸了，下船去罷！」柳曰：「再看看吧。」梅曰：「不過是這樣，只管看什麼！」柳指龍舟曰：「你看那黃龍同烏龍鬥上來了，看他是那一個奪彩。」

時兩舟競進，不相先後，忽一艇從後來，划楫若飛。梅曰：「看後來這小青龍划得勇猛，倒要被搶上去。」正言時後艇已追及前舟，從中流分開水勢，左拿右攬，突出二舟之前。兩岸拍掌喧笑，喝采如雷。梅曰：「果然被後來的奪了彩。」

偶一賣像生花的從二女前走過，柳曰：「好花！可惜沒有帶得錢來。」生曰：「你愛便買，錢自有。」即叫住擔子，每人揀了一枝並帶蘭插在頭上。柳絲將擔子上悖不倒取了一個向生云：「買了他的。」梅笑曰：「真真孩子氣。」柳曰：「帶到船上去當酒令。」即藏入袖中。

三人買畢，遂呼松、雲一同下船，卻被一官艘鼓吹近岸。隸從列兩旁呵叱，民船便不敢近。松曰：「昔袁中郎鄙烏紗之橫，皂隸之俗，誠不可耐！」柳曰：「不要說人，我們船上的官兒也不少。」松曰：「誰是官兒？」柳云：「坐穩了聽我說，你好酒，授你個麴部尚書。」指雲曰：「善書的豈不是中書麼？」松向生曰：「你要醉盡花柳，我點你做探花郎。」雲指二女云：「你二人是校書了。」梅曰：「我還有個升降，中書進則為墨曹，出則守管城。曲部可進封釀王，削則出知酒泉郡。」雲曰：「你二人呢？」梅曰：「梅可進於吉士，柳當喬遷上林。黜則梅出岑溪，柳知柳州。」松曰：「我這探花奈何？」梅曰：「姑待詔翰林可也。」松拍案云：「政自卿出矣。」

柳絲云：「取酒來，我要行令了。」將袖中悖不倒取出，松奪看云：「恭喜你，養下孩子了！」生曰：「我替他取名，端陽節生的，叫做小孟嘗君。」雲曰：「叫他認認老子看。」松曰：「門下三千客，只怕要認也認不清。」眾皆大笑。柳曰：「我勸你口孽少造些。」遂旋著悖不倒飲了一回，生指悖不倒云：「適將此翁構得小詞一闕。」二女曰：「請寫出來。」生取筆書云：

頭輕腳重，滿面春風由撮弄。

繞座交歡，世態惟翁熟且圓。

鮮衣粲粲，到處趨陪眠不慣。

可笑空疏，不耐推敲一薄夫。——右調《減字木蘭花》

二女云：「描寫曲盡，妙語解頤。」雲曰：「頗似石醋醋罵座。」松曰：「座無其人，但罵不妨。」生曰：「吾兄可謂知言。」

雲曰：「今日江邊弔古，何可無詩以紀之？大家來聯吟一首。」松曰：「吾當續貂。」雲曰：「讓你起韻。」松曰：「我起韻，古語道得好：『簸簸揚揚，糠秕在前』。」二女欲辭不與，三子強之，得詩二十四韻，詩曰：

日月等輕帆，流光類速櫓。松

春風逐逝波，入夏又重五。雲

冉冉菖蒲綠，灼灼榴花吐。石

佳節若為酬，瑤樽浮碧醕。梅

千觴飛小艇，喧笑應前浦。柳

練影織龍鱗，江聲走鼉鼓。柳

出浪若奔雲，爭風如縱弩。梅

奪得錦標歡，誰憶沉淵苦。石

雲曰：「這一聯轉入弔古，縝密無痕，妙手！妙手！」松曰：「看你的接法。」

窮哉三閭忠，蔽也懷王蠱。雲

蟬翼輕千鈞，黃鍾遜瓦缶。松

讒言既已深，孤忠那可補。

擇木豈自味，懷此故邦土。松

君心不可回，惓惓終自撫。雲  
嗟彼楚些吟，曰於江之滸。石  
舉世憎獨醒，醜悲漁父。  
懷沙哀郢曲，天問離騷譜。梅  
浩浩湘流長，渺渺幽魂俯。  
側聞沉米事，蛟饞與龍怒。柳

松曰：「筆快如風，更見清晰。」撫其背云：「柳絲兒奈何！」石生笑目松濤。松曰：「你不要吃醋。」雲催梅曰：「快來！」梅曰：「又該我了。」

靈均自有靈，角黍奠千古。梅  
我來弔江乾，盈耳歌聲堵。  
痛飲擘蠻箋，清聲奪開府。石  
吟毫蘸怒波，墨浪翻秋雨。雲  
詩成欲扣舷，夕霞醉芳杜。  
良會亦何常，勝游應紀取。松

詩成，松濤朗吟一遍，喜曰：「淋漓暢情，各浮一大白。」雲謂梅、柳曰：「二卿具此慧才，真使騷人俯首。」二女曰：「訣兒摻在李杜集中，徒供噴飯。」言未畢，舟子報云：「到撥水的所在了。」柳絲藏了悖不倒，與梅萼起岸，遂別三子而去。舟子開船。雲曰：「柳家好個婀娜身子！」松曰：「一以態勝，一以姿勝。若論才情，卻難分伯仲。」生曰：「日前所商，二兄務必留心。」松、雲唯諾。及到岸，各別去。

---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